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物聚人散

「文心藏趣」，其

一是「文心」，其二自

然是「藏趣」。「文心」

是「文人之心」、「文

化之心」，但首先是「文

采」。「言而无文，行

之不远。」收藏类图书

也一样首先要让读者读

下去，让读者在获取知

识的同时，也享受阅读

的过程。本丛书和一般

收藏图书的最大不同在

于作者多是知名作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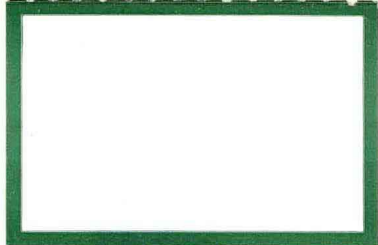
说收藏，讲故事，话文

蔡苏津 / 著



文心藏趣丛书





物聚人散

蔡苏津 / 著



文心藏趣丛书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物聚人散 / 蔡苏津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2.4

(文心藏趣丛书. 第2辑)

ISBN 978-7-5306-5902-1

I. ①物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收藏-拍卖-基本知识
IV. ①F713.3②G8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1754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桓台县方正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※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8.5

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5.00元

序

《物聚人散》写成之后，蔡苏津让我先看看。边看边笑，边笑边看，这样看完了初稿。我和蔡苏津之前合写了一本《海外寻奇》，也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。在那本书里蔡苏津已经展示了写收藏界里各路人马的才能，而在《物聚人散》中，他的这种才能像河到了入海口，更加恣肆汪洋，痛处痒处和私密人生写来一气呵成，不犹豫不蹒跚，让人读来笑刹不住，痛也刹不住。从第一篇的《龙飞堂》起笔，到最后一篇《物聚人散》收尾，虽笔下的人是不一样的背景身世，但作者都一视同仁，不分高下尊卑。王己千老先生在世时，藏界和拍卖界说他富可敌国，能买下半个曼哈顿岛，是收藏泰斗。但在作者写来，王己千和那些走在小街小巷、靠一部电话做古玩的小生意人，都是纽约这片收藏江湖上的一叶扁舟。冯琦和冯鹏，余丽和保定小林，老季、胡师傅、赵医生、小倪同学、九毛九哥哥，最后归到王己千老先生，都是平凡日子里的平凡人。作者刻薄而温暖地对小人物和大古玩展开雍容的叙述，有一些卓别林的喜剧感，令人啼笑皆非，又令人慨然生情。

在众多关于收藏、拍卖以及鉴赏的小说中，《物聚人散》的写法很独特，不哗众取宠，不搔首弄姿，书中走出来的是一群呼呼生风的草根藏家商家，他们自成流派地劈开一条大路，活跃和丰富着我们这个大时代的古玩收藏场子。作者把高深莫测的艺术品收藏拍卖领域，把多半是戴着白手套、身穿笔挺西服的人才涉足的这个领域，还原到俗

世,还原到老百姓。他说这不是精英白领和豪富的专属领地,也未见的唯有身世深厚的人、非上亿不谈收藏的人才玩得,平头百姓也是自有自己的玩法,也当然家有珍藏品,彼此的悲喜本质上一样。正是普罗大众对文物的这一份爱惜和痴迷,以微薄的一己之力把流落风尘的古珍收于手中,才撑起今天中国文玩收藏和拍卖的沸腾场面。书里写的,就是这种小人生小收藏,其间的荒唐可笑和严肃认真,还有他们筑造生活和生意的小聪明小伎俩,包括他们的失落和失败,乃至客死异乡的悲剧,叙述无不流露出作者对他们的感情,并在这种感情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这还是一群远离故乡而流传无序的藏家、卖家和买家,都是平头百姓中的一个,各自有着生计上的忧苦,起起落落的辗转挣扎,这就是这本书中的主角群,他们构成了本书的特点——俗世的人生,俗世的收藏,一人一事一古玩,都是从打满补丁的海外生涯中不惊不险地出现,乍读之下,令人觉得人生像一条晦涩的小河,岸边浮着空罐子废纸屑,还有粘绿的苔藓,活水只在幽暗的河底缓缓流淌。然而,不管是坐在埃及的海港城亚历山大的古玩店啃锅饼的老头,还是在纽约“佳士得”中场时吃油条的“大拍客”,都在这条晦涩的小河上风光无限地轮流出场,栩栩如生闪闪生辉,与古物迎面而逢,交臂而散。在作者眼里,收藏不是一场闪耀着珠光宝气的盛宴,更不是金字塔的顶尖,而是日常的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的不改其乐。

翻开第一页,你与作者促膝相认,阖上末一页,你就与作者分手了。但你和书中人物的这段聚散离合,一定会给你留下不知所云难以描摹的感受,你在大笑过后,会痛定思痛,明白人生不易,人情不易,收藏更不易。

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纽约

目录

收藏新事

龙飞堂 / 002

毛瓷 / 015

万历青花五彩 / 024

定窑小梅瓶 / 035

地中海里坐邮轮 / 048

惦记定窑壶 / 064

再战佳士得 / 079

人情世故

回头鸟与老鼠会 / 092

从笔筒姻缘到包二奶 / 105

和老季去新奥尔良买翠 / 123

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 / 143

九毛九哥哥 / 157

往事拾遗

大国勃起 / 172

胡师傅 / 183

潘金发和犀角杯 / 193

伦敦行 / 204

蒸而炸和鲢鳙盘 / 214

毫耄童趣王己千 / 227

甲 一见王己千 / 227

乙 二见王己千 / 230

丙 三见王己千 / 235

物聚人散 / 239

甲 青花碗 / 239

乙 青铜觚 / 246

后记 / 257

龙飞堂

毛瓷

万历青花五彩

定窑小梅瓶

地中海里坐邮轮

惦记定窑壶

再战佳士得

收藏新事

龙飞堂

四月春风凉，扑在脸上有丝丝寒意，我去法拉盛的百货商店买两件背心御春寒。在路边泊好车，抬腿上了罗斯福（Roosevelt Avenue）大道，没走几步撞上了冯琦。他蹲在墙角，手里夹一根烟，眼镜儿戴在鼻尖上。

我问，你猫这儿干吗？

他抬一抬手里的烟，扶着腰咬着牙缓缓站起来，答说，抽烟。

腰疼？

哪里，蹲久了，累。

再问，原来是冯鹏、冯琦俩兄弟在罗斯福大道上新开了一家古玩铺，起名龙飞堂，就在墙角的三楼，楼内不能抽烟，憋两个小时就得出来一趟过过瘾。龙飞堂开在三楼，爬楼费劲，我就不想上去了，抱着胳膊和他在门口聊起来。

熙熙攘攘的罗斯福大道中段，有一块供人休息的开阔树荫地，树上呼啦啦飞下来一群珍珠雀，像黑豆一样撒了一地，唧唧喳喳赤着脚丫到处奔跑找东西吃。这种珍珠雀纽约到处都是，黑亮的羽毛上有金



明万历青花五彩盖罐(缺盖)之一

银色的珍珠斑。一只刚学会飞的小雀自己不愿动腿,缩着脖子耷拉着翅膀跟在一只老雀后边讨,老雀找到好吃的就回头送到小雀嘴里。

我俩看入了迷,我指着满地的珍珠雀问冯琦,这搁在我们那个时候,是不是要想尽办法逮住了吃。冯琦脖子一硬,说,那怎么逮,逮不着,得用弓子打!

法拉盛珍珠雀不怕人,一窝蜂来,又一窝蜂呼呼啦啦飞走了。

我说,我们那时候也许是饿得慌,见什么想吃什么。冯琦说,不会吧,农民兄弟比我们饿,他们为什么不打小鸟



明万历青花五彩盖罐(缺盖)之二



明万历青花五彩盖罐(缺盖)之三



明万历青花五彩盖罐(缺盖)之四

吃?！于是我们从飞走的珍珠雀说到了地上的人，从过去说到了现在。冯琦忍不住叹息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，一代不如一代了！过去江山辈有才人出，不是盖世英雄，就是草莽好汉，他们做过的事儿，不用编就能说一个故事！

冯琦歪着脑袋指着我鼻子问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

我回答不出，冯琦自己答自己，提高声音说，因为他们都是有骨头有肉有精神气的人。到了我们一代不行了，东奔西跑顾此失彼，整天就忙一个钱，忙一张嘴。到我们下一代更糟，钱也挣不了，嘴也糊不上，养活不了自己啦！这下一代的人就这德性，不是慌慌张张，就是碌碌无为，夜里不睡觉，白天不起床，胸无大志，一事无成！

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，老年人青年人各自拾路而行，也有放学的少年中生成群结队，嘻嘻哈哈说着闹着从面前经过。没有慌慌张张，也不是昼伏夜出，虽然表面上谁也看不出踌躇满志，却也不能说他们胸无大志，一事无成。我自问是不是我们有成见，整天和古董打交道，新的看不惯了，古的越看越好？

抱怨是个不愉快的心境，我们话题一转很快谈到了法拉盛的古董杂闻，我正有一事要问冯琦，知不知道有个保定人小林，听说小林手上有一件定窑的小梅瓶，看过的人都说不错。冯琦哈哈一笑说，你问对人了，这种事得问我，法拉盛古董古玩这一行，没有我冯琦不知道的事儿！法拉盛，应该说整个纽约，古董是怎么做起来的，谁在做什么，都在我的肚子里窝着呢，想不想听听？

我背心不买了，跟着冯琦上了三楼。

说起来是冯鹏、冯琦兄弟俩合开的古董铺子，可是哥哥冯鹏从来不看铺，留弟弟冯琦一人打理。冯琦抬手让座，我就坐下了，等着听他说纽约的古董新史。

龙飞堂很宽敞，顶子高，灯光也亮，是个“三进”的格局。看上去

这原来是个大间，加了两道落地木格子玻璃门分割成三间，成了三进。玻璃门很大，关起门谁还是能看见谁，没有分离的感觉。我们刚才进铺子的时候，最先看见的，是一个长相利索的年轻人，他身穿衬衫西裤，板寸头，坐的离门不远。我们推门进去，几乎擦着他的身边而过，他对我们却视而不见，招呼也不打，眼睛紧紧盯着面前小桌上的电脑屏幕。我纳闷儿，什么事儿这么专心？不由得驻足，定睛细看，难怪，年轻人正专心研究股票市场。他面前有两张电脑屏幕，一张是不断变化的红绿曲线，另一张是闪动的信息和数据。

进了里面，刚坐下我就说，冯琦，你真够厉害，一边做古董一边做股票，能赚大钱的买卖你齐全了。冯琦一挥手，说，没那么潇洒，一样都做不好，怎么能做两样？我是一人扛房租吃力，就把这间一分三。

冯琦在我面前高高竖起三个指头，外间租给做股票的，里间租给谈生意的，还好，虽然看得见，谁也不影响谁，你看是不是。

我来看去，倒也真是。这“三进”用木格子玻璃门如此分割，很有新意，既不拥挤，也无干扰。冯琦回过身去，把外间的门关上。隔着玻璃门，外边只能看见两台电脑一个背，什么动静一点儿传不进来。调转身体看里间的“第三进”，透过门，只看到一张红木八仙桌四张红木椅，靠墙一个沙发一张茶几，其他什么也没有，安安静静。

自然，龙飞堂的“第二进”最大最派头，一面墙靠墙排了一溜儿四个橱柜，两个橱柜的玉器，一个橱柜的瓷器，一个橱柜的象牙和木雕。靠另一面墙有两张深色的桃木办公桌，桌子很大很有气派，头顶头放着，应该一张是冯鹏的，一张是冯琦的。桌子前一人一张桐红色牛皮高背总裁椅，坐在椅上宽敞透气，能歇住头和肩膀。刚才冯琦让座，就是让我坐他对面，坐在冯鹏那张大皮椅上。我一屁股坐下就不想起来了，说，看来你哥儿俩折腾得不错，能有这一方风水宝地，我以后可以来这儿歇脚了。

冯琦两眉有点儿塌，生就一张悲观的脸，他重重叹了一口气，唉，再不开店我就成了社会闲人，有了龙飞堂，每天至少能有一个去处，吃完了早饭心里踏实。

提到龙飞堂，我扭头仰看着墙上的毛笔字匾额，抬一抬下巴问冯琦，是谁给起的龙飞堂这个名字，怎么听上去像个武术馆。

冯琦答，老大起的。

老大冯鹏，弟弟冯琦不称他叫大哥，叫他老大。冯鹏先来的美国，究竟哪一年来的，冯琦以前倒是说了一个年头，我却也没有在意去听，等到混熟了便不好意思再回头去问。不过，我根据后来他说的事推断，大约十几年以前吧，也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。

找来找去，铺里没有好喝的，我们各泡一杯沫子茶，我坐一张总裁椅，冯琦坐一张总裁椅，俩人面对面，舒舒服服靠在椅背上，一边喝茶一边聊起了纽约的古董新史。



纽约法拉盛罗斯福大道一景

老大在国内就开始涉足古董，不过没用心，也没成气候。那个时候来美国是个时髦，冯鹏赶快着办出国，先来了美国再说。来了就抓紧打工挣钱，和我们一样做过苦活儿。干过餐馆洗碗，干过跟车卸货，后来卸货时受了伤，力气活儿干不了了，这才想起了古董。

冯琦说，纽约做中国古董生意没有什么渊源和世家一说，一代人做一茬子，我们在纽约起步的那当儿，我们是这一茬的元老，除了我们，没有看见别人做。

为什么说一代人一茬呢？

冯琦解释说，现在与过去不同，绝对做不了两代，不为别的，单冲眼力这一点就难。先说规矩人，虽然有眼，却心存疑虑。规矩人基本上都在老一代，而老一代的看新仿，不容易跟上趟，所以不敢随便进货。可是，不进货生意怎么延续，撑一代也够呛，不用说传二代。回头来说不规矩人，不规矩人就是古董新人，我们这一代往下。本来就心浮气躁，也根本没有眼，着急挣钱，不愿动脑筋费时间，能卖就卖，卖多少算多少，瞅准机会宰人，摁在板儿上宰一个算一个，压根儿就没有长久打算。

冯琦说到这儿停顿了，瞅着我问，蔡先生，你看着我我说句老实话，我算是个规矩人，还是个不规矩人？

我说，你应该正好中间。

冯琦高兴，说，谢谢你能这么看。不过，你别看古董市场兴旺，以为有钱好赚，我要有一天成了古董大老板，绝不让我儿子学古董这一行，干这个能把人干坏了！

冯琦自己也觉得自己说得太急太激动了一点儿，便停住嘴，喝了一口茶，喘了一口气儿，耐住了性子慢慢往下说，当初我们这拨人进来，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做这个，没有别的生活路子。你看吧，现在乱啦，虽然大家平时不照面，可是背后谁都知道谁卖了件什么，挣了多少

钱，挣得多了大家都着急，抢着做这个路子的生意。

说着说着，冯琦又急了，摘下眼镜，啪嗒往桌面上一扔，瞧瞧，现在法拉盛这个古董市场让这帮古董新人搅和成了什么模样！

我把冯琦的话补全了。他这里说的“古董市场兴旺”，确有其事，以二零零五年兴旺时期统计，仅纽约法拉盛这个弹丸之地就有大小十几家古董铺子，这还不算在家里揽客卖货做零碎生意的。他说的“这帮古董新人”，也是千真万确，只是不能曲意理解。当时一拨进来了许多古董新人，虽然都着急挣钱，却没什么恶意要搞乱纽约的古董市场。只因为身在异乡他地，人生地不熟，加上语言不通，谋个生机太不容易。愿意做古董一行，就是吃自己老祖宗的饭，不用靠洋人，心里牢靠踏实。这一波人进入古董一行时，基本完全不懂，回想起初的一阵子，好像不懂没多大关系，那时候古董生意好做，只要学会了买低卖高，生意做成了就行。当然，一定要稍微练出几分对古董古玩的基本感觉，要跟一个师傅跑路学几天，一旦自己稍微觉得摸出了那么一丁点儿门道，就自己出师毕业，不愿再白跑。

“跟师傅跑”一般指买而不指卖，师傅卖东西是不让徒弟掺和进来的。跟师傅跑路主要说的是到处跑路买货，跑遍纽约市内外以及周边的大小古董市场，淘换可以立马脱手卖出去的古玩，边买边学。当徒弟的白跑，没有工钱，吃饭钱也是由师傅看着给。冯琦说，老大一向待人不错，就是跑一天买不到什么，也会多少给徒弟一点儿辛苦钱。

冯琦声称，新一代古董买卖人十有八九是老大的徒弟。老大冯鹏带着他们去各式各样的古董市场淘货，转来转去，转到了曼哈顿岛的二十五街，那里犹太人开有一家连着一家的古董店。犹太人喜多贪大，古董堆积如山。十几年前东西便宜，从那里买个瓷瓶瓷罐不过百十来块钱，回到法拉盛直接就出了手，卖得好一件能卖个千把块钱。找着了二十五街好比挖到了金矿，那时候，二十五街买的货都能卖得



罗斯福大道上一家古玩店

出去。既然都能卖得出去，跟着师傅就没什么意思了，自己捞货自己卖，不用分成。法拉盛的古董新人正式入行，在纽约这个华人集聚的热闹地方的开出一家家古董古玩店，这就是冯琦要说的纽约法拉盛古董新史开头。

我问，说了半天的话，正经事儿差点儿忘了，刚才楼下问过你，保定小林在哪儿，他手上的定窑小梅瓶你有没有见过？

冯琦眯眼看着我，眼神飘飘浮浮，仿佛还沉浸在法拉盛的历史之中。过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我在问他，结巴着回答，有，有，有！倒，倒是见过一眼，可也没看真切，小林拿到我这儿来的，就是问个现在的市场价位，心里好有个谱儿，大概能卖多少钱。

都说是北宋定窑，你看，到不到代，能卖个什么价？

冯琦终于走出了历史，彻底缓过来了气儿，站起身，把眼镜从桌

上拿起来，冲我挥了一挥，瞪起眼睛说，干嘛你，是不是听我说了半天师傅长师傅短就想考考我？来，我给你茶里加一杯热水，你顺顺气儿。

我说冯琦，你是做古董生意的，不问你，我问谁？

冯琦把我的茶杯里加满热水，往桌上一搁，说，瓷器要你看，我看不懂。

冯琦谦虚，也是抬举我看瓷器的眼力，收到什么瓷器喜欢先请我帮他“掌眼”鉴定一番。坦白地说，看古瓷不那么容易，我也没那个眼，这是他的一个偏见。

冯琦你别见外，懂不懂瓷器没那么玄，再说，小林那瓶你看过我没看过，不是么？

哎哟，瓷器难，半途出家搞瓷器不行，我连自己也没有谱儿怎么跟小林说？不过我倒是跟他说了一句实在的话，这时辰古董生意难做，只要不卖赔了就是好价钱。

什么是个不赔的好价钱我没问，估计冯琦不知小林的底，小林也不会跟冯琦说。

我们坐着又说了一会儿话，我坐累了，站起来伸伸腿，随意走到靠墙的一溜儿橱柜跟前，认真看了一圈橱柜里展示的古董，扭头问冯琦，既然龙飞堂新张，又装潢得这么气派，不至于仅有橱柜里的陈设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压在手上？

冯琦也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不声不响走到橱柜边，从橱柜下面的抽屉里拿出来一个盒子，把盒子放在桌上，打开盒盖，说，看看这件。

东西躺在盒里，只能看见上沿，尚未取出我就指着盒子问冯琦，这件瓷器的盖儿呢？

冯琦问，应该有盖儿吗？

这是一件万历朝的花瓣形小瓷罐，直上直下，特征明显。这样的罐儿蚰蚰罐大小，不少人把它称作蚰蚰罐儿，连拍卖公司也这么介绍